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十五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起是怠于簡書其業荒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

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一年夏楊距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十六年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

戍周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名太叔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悦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高郵孫氏曰鹹之會二傳皆無事迹惟左氏以為謀杞且謀王室案王室之事不載于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前目後凡則謀杞之說與經合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高郵孫氏曰緣陵之地經不言杞者杞未遷也不敘諸侯而凡言之者會鹹之諸侯于是復合而城之前目後凡春秋之簡辭也去年之冬經書公子友如齊則是公子友受命魯公而聘諸侯也公子友受命而聘則齊魯之君皆當反其國矣然經不再敘之者以去年定其謀今年終其役事無殊異國無增損可以簡言之矣胡氏曰齊桓城

三國而書辭不同城楚丘則没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敘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再序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也淮夷病杞諸侯會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涉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

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没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説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使來朝也　胡氏曰春秋内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

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非所以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高郵孫氏曰傳以

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于防而使之朝案春秋内女適他國者必書歸季姬未嘗言歸于鄫而明年始書之又經不曰鄫季姬明其未歸也左氏徒見醜惡之甚以為必不至此故曲為之解文姜哀姜之行有甚于此者矣季姬之事經書之甚明無足疑也樸鄉呂氏曰豈其許嫁于鄫而未歸于鄫乎家氏曰僖公號賢君畧無正家之法魯之不競實由乎此春秋書此而季姬之惡狀見矣僖公何以辭其責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穀梁氏曰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公羊氏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之志必言其國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為災石鷁之為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名之者止于其君所以應之者盡于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

于王道大壞彛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名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也日有食之星孛于某其變之大其應之廣不可以一國言也沙鹿崩梁山崩雖在于晉而異及于天下不可以晉言也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隳晉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許氏曰前年狄侵衛今年狄侵鄭而莫或攘之桓志之衰也王伯之政兢兢不可怠也齊桓之烈盛茂如此一矜而易心生之則狄人伐其同盟是以先王屢省成功而率作興事修誠慎憲務以戒終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高氏曰公十年如齊朝矣今又朝之五年一朝者諸

侯事天子之禮也今移之于齊侯可乎

楚人伐徐

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謝氏曰救患之師如解焚拯溺緩而不急則失救之道桓之救徐也

八國已受盟矣其終也諸侯止而不進大夫帥師以出其救難不力可知也為隣國謀而不盡其心為不忠視人危急而遷延不進為不仁大者止而小者行為不義三者齊桓失救之道也然則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

于壯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桓德益衰而禦冦亂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固其國矣陳氏曰諸侯在而大夫將于是始桓公為之也則桓志荒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以救徐也　薛氏曰厲楚漢東之與國也楚師東出而伐其與國固用兵之道也不役諸侯而專曹師之用求救微矣無救于徐之敗理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胡安定先生曰歸者始嫁之辭高郵孫氏曰季姬之

歸不言所逆逆者鄫子也内女之歸不書逆皆其君自來逆之常事不書爾季姬惡行當絶而春秋書之與内女之歸无異蓋季姬之貶已見於遇鄫子于防之時于是但以恩録之爾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髙氏曰春秋遇朔書朔遇晦書晦蓋聖人因事而書晦朔之法使後世得以考焉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左氏曰震夷伯之

廟罪之也穀梁氏曰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權子曰春秋所書皆天人嚮應有致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有厭於此因盡廢之謝氏曰慝惡之人使之居廟以享血食天之所惡也夷伯蓋有慝惡于

魯而子孫猶以宗廟事之然則雷震其廟乃天惡夷伯而殛之也故春秋書之以示天戒焉師氏曰魯大夫之廟而雷震之彼天之威豈妄加于宗廟鬼神邪是必廟之踰制而子孫為魯用事之臣又不敢廢之故天震之以示變盈之道也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師氏曰自莊十四年曹嘗助齊以伐宋至此三十五年矣適來未見其隙及齊侯伯中國二

國同與盟會者十數矣今宋無故而侵曹乃以舊怨籍口而謂之伐宋公之可罪也明矣此其所以人之與陳氏曰諸夏之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宋襄公為之也許氏曰同盟始相攻伐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外域之亂伯德方衰諸侯浸以貳也威靈之陵夷豈不惜哉家氏曰桓公志怠宋見間而起于此知宋襄之為人外靜內躁于桓之方存已有圖伯之心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家氏曰春秋初年猶未狄徐至此以後徐方以號舉師氏曰前此三月諸侯之大夫嘗救徐而今則楚人敗徐于婁林中國之威不足以震楚人而當時所救無益也明矣齊桓之伯得不衰乎張氏曰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功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陳氏曰不數年宋楚爭盟以是為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徳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

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

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

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

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

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二十二年太子圉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

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

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名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隂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高郵孫氏曰是月者別非戊申之日也不書日者所不知闕之也權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而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故書之胡氏曰石鷁隕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

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茍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張氏曰星隕為石不祥也六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懼之卒之五年被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高氏曰聖人之于災祥不敢必其有亦不敢必其無若必其無則有國者不復畏天若必其有則後世將妄推象類以求天意

所在其弊有不可勝言若漢世圖讖之學是也故聖人于災祥存之而不辨使人知所戒而已昔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曰唯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唯使正厥事而已此先王處災祥之法也春秋書災祥之旨蓋不異祖己之意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氏曰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

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于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權臣竊柄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胡氏曰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

例求若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絶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登城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樸鄉呂氏曰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葵丘之盟東會于淮桓公之威加于天下者畧徧矣此伯者之極盛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高郵孫氏曰英氏近于楚而附屬之齊桓以楚之强而暴中國也于是會徐人伐之且為徐申其忿也高氏曰為徐伐

楚而不加兵于楚乃移兵于英氏非所以禦強暴而救中國也謝氏曰桓公無東畧之志可知也

夏滅項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權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為之也故不諱胡氏曰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陳氏曰書滅項失

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
莒牟夷來奔皆非常也春秋之季大夫不禀命于諸
侯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
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謝氏曰卞魯邑齊侯自
淮還師而夫人出會焉張氏曰大臣滅項而止僖公

刑已偏頗又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會也高氏曰卞之會夫人以齊侯止公故其情則可而禮則不可也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愚按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公正而不譎孟軻氏五霸

三王之罪人也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誦此則齊桓之行事可知而功過不得相掩矣蓋王者之學至誠無偽純亦不已故商周之盛傳世之遠至七八百年澤猶未泯霸者之術假公濟私始勤終怠故桓公身死未幾五子爭立國內大亂誠偽之分禍福如此可不畏哉權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

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以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必先立其志志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茍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而曾西恥比管仲義所不由也五峯胡氏曰齊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強

大霸諸侯何也守信不貳行法無移舉用賢才開闢言路不藉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舒民力仗尊王之義會于首止天子惲其正而王室之亂消寧魯難誅哀姜公道伸而諸侯服盟于召陵制荆楚而中國之義立城衛楚丘城邢夷儀遷杞緣陵而外寇不得肆此其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畧也若夫代魯國以殺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大夫立子頹出天王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虧魯晋宋有弑君

之賊而不能討也陳有殺嫡立庶之罪而不能正也鄭有兄弟爭國之禍而不能平也以不從已則伐宋伐鄭伐陳執濤塗厚自封殖滅譚滅遂處已若是何以服人于是北則晉專冀方西則秦專雍土南則荆楚强横滅弦滅黄圍許伐徐而終不退聽也原其失皆由不知天理之本而馳心于功利之域故無以得天下心而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遠矣大東萊吕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尊王室霸諸侯有一匡天

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于一時之功利卒至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之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樸鄉呂氏曰霸圖之興小白為之首霸權之重小白為之盛小白未興之前天下不知有王小白既興以後天下始知有霸天下不知有王君子以為憂也天下始知有霸君子又豈以為喜乎然是時也有相盟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同盟者合諸侯以同盟者自小白始

有相會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大會者合諸侯以大會者自小白始方其列國爭衡侯度無統亦誠有望于方伯連帥之功然而大合諸侯糾率列國同盟而有主盟同會而有主會其事則前此所未有也而小白創為之是以當時諸侯亦疑焉而未至北杏之會小白圖霸之始也舉天下而聽命于一邦向未之有也魯為是疑焉遲遲而不至至莊二十七年再盟于幽則始授之諸侯矣自是而后會于檉盟于貫會于

陽穀盟于首止于甯母于洮于葵丘于鹹于牡丘于淮諸侯無一役之不從焉召陵之役諸侯之大夫一語不中則其身見執而其國見伐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則新城之圍伐鄭之師連年不捨不至于乙盟不已葵丘之會幾于改物淮之會其霸既衰之時也魯猶以滅項之故而見止焉是則合天下而聽命于一邦者未有如桓公之盛也是故北杏之會諸侯遲焉而未至葵丘之會諸侯奔走而畢從遲焉而未至者

是諸侯猶不敢以事周者事齊也奔走而畢從者是諸侯不敢不以其事王者事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泯歟然則諸侯之所以從小白者其故何也曰春秋之初王綱浸弛天下未有知尊周者小白起而倡為尊周之義春秋之初列國分爭諸侯未有寧處者小白起而執其安中國之權春秋之初外寇恣横莊閔之際益以强盛當時莫有能攘却之者小白起而振其攘夷狄之功故讀隱桓之春秋則見天下之無王

而紛紛者莫之一也讀莊閔僖之春秋則見天下之有霸而擾擾者有所依也是則霸圖之興固天下之至幸也然桓隱之間天下雖不知有王而王之實猶存何者王之威令雖不行而其權猶未有所移也閔僖之間天下既知有霸而王之實已泯何者移其所以事王者而事霸也是則霸圖之盛又非天下之至不幸歟故嘗謂小白未興之前是一時也小白既興之後是一時也小白既卒之後是一時也王綱浸弛

莫提挈之侯度無統莫糾率之外寇恣横莫攘却之此小白未興之時也五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四十二年盟會同而諸侯無所爭者三十年南盟召陵北弭孤竹此小白既興之時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盟狄書人而參盟此小白既卒之時也然小白一身亦三變焉伐鄭侵宋侯度不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譚滅遂履事未久施設多乖遇穀盟邑閱理未熟檢防是肆葢小

白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夫子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此數年此小白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震矜萌管仲死而繩墨廢城杞貶于城邢救徐怠于救許此小白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小白為有功觀桓公一身之三變而其功亦為不遠徐攷顛末而小白之事可得而知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

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氏曰非伐喪也胡氏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救齊者善曾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救者則罪伐者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

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愚謂古之為學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

下平其為功自内以及外其為效由近以及遠故脩身以治其國而國無不治者矣桓公不知正心誠意之學惟以趨事赴功為務故其攘夷狄安中國雖有一時之功身死未幾五子爭立鄰國交伐由其身之不脩家之不齊知治其外而不知治其内知治于人而不知治于身也桓公之德如此固可見矣宋襄公方欲圖伯諸侯以安中國而首亂人少長之序伐與國之喪則其伯業之不遂又何待執于盂而後見哉

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所以為學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樸鄉呂氏曰讀此編者自齊小白卒至葬齊桓公當作一類看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于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于齊桓晉文

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退　愚按穀梁氏曰狄伐衛救齊故進而稱人然以經考之狄救齊齊亂定而後葬桓公今又踰時矣邢人始與狄人伐衛安得為救齊也師氏曰聖人之心遂肯以一事許其餘乎家氏曰果善之何不于救齊之際而善之

今乃于伐衛而進之葢春秋書邢人狄人伐衛者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與國也謝氏曰邢人引狄以為中國患先邢人罪以首惡也薛氏曰狄之書人何繇乎邢也狄邢衛之寇讐也邢衛嘗同患難者也幸乎方伯之死交寇讐以伐同患取亡之道也

春秋闕疑卷十五

春秋闕疑卷十六

元　鄭玉　撰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高氏曰此宋襄求霸也求霸而執滕子春秋之俗也俗者何雖齊桓亦滅譚滅遂降鄣皆無名也特兼弱以威而已滕子何以名執而名之者不反之辭也莊十六年幽之會齊桓始霸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自此之後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

于其間故此年宋襄既有圖霸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霸當以德懷来之今乃肆已之强擅執國君以凌轢諸夏執而不反亦以甚矣此春秋所以人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臨江劉氏曰曹南曹之南也謝氏曰宋襄内無遠畧而欲隆霸業以紹齊桓于是首為曹南之盟從之者曹人邾人而已諸侯不服可知也與北杏之會異矣

高郵孫氏曰曹邾皆稱人者蓋宋襄威德未著曹邾但使其臣會之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

難乎得死為幸　劉氏意林曰曹南之會雖有邾人
即非邾子今此會盟于邾者詳驗經文是邾國自為
盟會非復向者曹南之盟也若宋公使邾人執鄫子
而春秋越宋治邾是為首惡者不誅而脅從者見討
也春秋原心定罪豈其若是哉吾固曰宋不使邾用
鄫子也家氏曰槩觀宋襄公平日則好名而畏義者
也方其為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禽
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今日而用同

盟國君于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高郵孫氏曰邾之與鄫世讐之國故宣十八年又戕鄫子于其國都但邾鄫小國其相讐之迹不能悉見經惟紀其無道之甚者爾用之之說三傳不同左氏以為用之于次睢之社公穀皆以為叩其鼻血至昭十一年楚人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杜預以為祭山公羊則以為築防趙子之徒又以為用為盟歃之牲皆不同也然考之于經但曰用之不云所用之迹蓋春秋之時有用

人為牲者大亂之極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以人為用也不必以正其名所重者用之而已　愚按劉氏之説與傳文雖異於經為合然無所據又會盟于邾之文他無此例不敢以為决然姑著其疑以俟知者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氏曰諸夏之書圍國自此始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内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霸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張氏曰齊桓之霸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

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于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又被圍宜其不遂霸也家氏曰當是時鄭入滑狄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霸而動也宋襄苟能治其所當治則義聲暢而霸業成矣此春秋所望于宋襄者故比事以見義

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報莵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

道諸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高氏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左氏謂師興而雨不亦誣哉薛氏曰非王命而擅征伐怨以報怨而已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杜氏曰地于齊齊亦與盟胡氏曰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

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曷為内則没公外則人諸侯與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没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

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者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至是春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公羊氏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氏曰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陸氏微旨曰梁伯亟用其民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强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

乘人之危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胡安定先生曰大抵邦國用賢則存失賢則亡賢既不用上下放恣百度頹圮何止于土工刑法淫威而已哉故梁之自亡失賢而亡也胡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之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工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工輕民力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言新則有舊也言作則有加也因其舊而制度有加焉所謂新作也胡氏曰書新

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高氏曰諸侯宮城之門皆有定制輒更舊制而增大之

罪不止于勞民而已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氏曰西宮者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穀梁氏曰以是為閔宮也胡安定先生曰若是閔宮則明書新宮不得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家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莅之時而常在于深宮燕處之際

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家氏曰自齊桓公没諸侯動兵相侵弱小漸被其毒宋襄苟欲踵霸當禀王命會諸侯伸要束而懲之如鄭人入滑皆當糾也舍是不為而執滕圍曹強人從已烏能有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狄盟于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家氏曰甚哉齊昭之愚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反常逆理抑至于是傳曰厥父菑厥子乃不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昭之謂乎春秋俱書曰人亦所以外齊也廉耻道喪而以狄病衛齊不競矣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

而還　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上國矣而宋欲盟之其能絀乎師氏曰楚在齊桓之世雖未至于竄伏然亦未至于太甚今齊桓既死乃敢與諸侯盟于齊以萌圖霸之心又肆征伐以示可畏之威諸侯無能為者明年遂有鹿上之盟及秋又有盂之會于是執宋公以伐宋先書齊之盟繼書隨之伐所以明楚之幾微已動于此而宋不悟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政四方衡决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家氏曰為中國患者狄與楚也楚强大未易治狄悍而微自桓公之没再侵衛彼謂衛人失霸國之援而可欺也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盍若伐狄以寧諸夏能治狄而霸政舉矣顧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

之所當為而為其所不可為狂躁害之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至是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師氏曰齊侯圖伯惟以尊中國為辭故能假仁義以為盟主凡與諸侯會盟或主王人或主王世子或主宰周公不然則中國五等之諸侯

而止耳今宋欲圖霸乃與楚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不知何以令諸侯而成霸業乎小東萊呂氏曰宋
襄欲霸乃求楚所會之諸侯蓋楚子有意執之故許
之也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楚與中國其勢不兩立
桓公有葵丘之會晉文有城濮之戰所以攘僭亂安
中國而成霸業也宋襄欲霸反求諸侯于楚是與亂
同事也安能與齊晉並霸乎宜其見辱于楚也張氏
曰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

國而求之于淫名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

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陳氏曰齊桓

卒宋襄欲繼之而霸而求諸侯于楚楚于是爭長于

宋則是盟也莫適為主人自為盟而已矣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

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高

郰孫氏曰春秋之記災異有曰不雨者旱不為災隂陽不和之異也有曰大雩者旱未為災非時而雩也有曰大旱者旱而為災非常也旱而為災則不雨淺于旱也旱則雩矣言雩未見其災也春秋書大旱者二非常為災之辭也師氏曰不月以見其經時焉高氏曰以二百四十二年而兩大旱何其少也曰所謂大旱者非特吾國也舉天下言之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陳氏曰宋楚初爭長也是故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與從宋與不予宋以霸也公羊氏曰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楚子之執諸侯也高氏曰執宋公者楚也而繫于在會諸侯執之之辭何也所以深罪在會之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非不多而力非不足

也而聽楚人執辱中國主盟之君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雖宋德不足懷慮不及遠力求諸侯以及于難而諸侯甘心事楚人以致楚人侵凌中國此罪不可貸故以諸侯共執為文不使楚人專執中國諸侯也張氏曰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以兵車往會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為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夫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乃塄曷之國猶以為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楚南蠻也而可信其詐偽之約徒手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溷于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胡氏曰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僭亂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僭亂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家氏曰春秋正名之書也楚自

熊通以來妄自尊大遂僭王者之隆名春秋每以號
舉不使之得與中國諸侯齒今楚益强盛合諸侯詐
以執宋公中國一大變也春秋以楚子書夫豈進而
爵之乎蕃服雖大曰子彼革號僭王以兵猾夏春秋
序以子爵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中外之分孰云其
漸進楚人乎自是而後楚始書子正名也或曰如子
所言始何以書荆人今何以書楚子乎曰始其來聘
僭號于國中耳春秋姑以號舉今會于齊盟于鹿上

諸侯畏其强大有以事王者而事之春秋于是正其始封之名書之曰子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僭竊所得干也自是而後楚之憑陵無不書子何爵之有哉高郵孫氏曰春秋因會而執諸侯惟二處盂之會楚人執宋公而不言楚人溴梁之會晉侯執莒子邾子而斥言晉人二事畧同而書之異辭者聖人之意也盂之會中國之諸侯隨盟主而會楚子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又代楚子而伐之罪不責于楚子諸侯

實同之也湨梁之會晉侯以大義帥諸侯而會焉執莒邾之君者晉侯也以信會而以詐執之可責者晉侯也蓋春秋之輕重與奪惟義所在爾

冬公伐邾

高氏曰是舉也不為無義至明年伐邾取須句則魯之情可見矣不書邾滅須句者罪公聽婦人之言而興兵以伐婚姻之國因以為已利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氏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高氏曰中國于外域則有捷諸侯于天子則有獻捷今所獻者宋捷也所使宜申者楚子也楚子所以来獻捷者致公也聖人不予外域反捷乎中國故書楚人来獻而不云宋捷也楚與諸侯同伐宋而魯不與焉及得宋捷特使宜申来誇示以威魯蓋欲致魯侯来聽盟也高郵孫氏曰春秋書獻捷者二齊稱戎捷捷山戎也山戎則可捷矣而獻有罪焉不得没

戎捷而不言也宋襄求霸而不果至于見執而伐之宋中國也而荆蠻捷之荆蠻安得捷吾中國乎不曰宋捷不以中國而捷于荆蠻也中國無見捷于荆蠻之理也無其理則不言焉所以護中國而法後世也陳氏曰盂會不稱子無以見楚宋之爭長獻捷于魯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于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

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于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何患無辭家氏曰當是時舉中國之大無有能辨斯事者晉文不與楚之禍中國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氏曰執未有言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議爾也穀梁氏曰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高氏曰公本不附

楚因宜申來獻宋捷之故不敢不與楚會而書會諸
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續至也
執宋公釋宋公皆楚子耳前之執宋公既以諸侯共
執為文此又蒙上諸侯共釋為文者聖人抑制僭竊
不使楚子得以專執釋中國之諸侯懲荆舒之意也
薛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于歸名之書曰某
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釋之
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求諸侯乎師氏曰盂之會

宋為主而楚次之諸侯皆居其中今執宋公伐宋之後乃有薄之盟也是此盟也楚為主矣不序以惡之且著會盟之濫不復有上下尊卑焉春秋扶持中國而攘却僭竊之意不亦嚴乎胡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楚人執而伐之以其俘獲来遺是婁茸追琢之嘉賓幾殄于僭竊亂賊

之手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强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楚人出其事已傎甚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謝氏曰襄公為宗廟社稷人民主始也諸侯會于盂若罪人執之于會終也諸侯盟于薄若罪人釋之于盟其危辱至此者皆以不量力不度德取之而已有國家其動可不戒耶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至是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胡安定先生曰僖公伐邾非伐其罪但利其土地而已陳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茍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

句子来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高氏曰齊桓既沒楚又强大鄭伯比楚以圖自安宋襄雖被執見釋而圖霸之心未已鄭伯度宋之不霸首背中國而改事楚故宋率衛許滕四國共伐之春秋皆與其爵以明討得其正也　愚謂宋襄有志無才卒于自敗其伐鄭也亦異于齊桓矣惜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謝氏曰不書公與敗諱之也升陘之戰由須句所

致曲皆在我故以內為戰主而惡之也胡氏曰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于誅暴禁亂之兵矣張氏曰存心苟公臨事必懼觀此則知春秋須句非有存亡繼絶之公心審矣薛氏曰以魯而為邾敗大不足恃兵不可窮也如此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耉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

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師氏曰前乎宋公齊桓嘗圖霸矣與諸侯會盟養威近三十年而後伐楚後乎宋公晉文嘗圖霸矣與賢臣謀議作三德以示民然後伐楚此無他定而後發發期必中自度不辱于楚人而後可動故齊桓晉文既服楚而霸業遂定今宋公欲圖霸未見如何養

威如何作德既嘗失計而與楚會盟又無備而為楚所執如是而欲圖霸不亦難乎復不自悟懷忿不平及楚人而與之戰則是忿兵也徒知楚自會盂叛信以來我曲彼直獨不念動非其念誰與為援姑恃理直而可以必成功耶自謂可成功而卒為楚所敗故書曰宋師敗績謝氏曰不書楚人侵伐者楚來救鄭而襄公與之戰也戰由宋起故以宋人主戰而罪之選賢才緝政治親内睦外以振國綱服楚之道也襄

公乃於危難之中逞復讐之怨率破傷之衆以當强楚之鋒襲古人陳迹以待楚之變詐是以衆敗身傷終以取亡前書伐鄭後書戰敗罪其不知反也隕石于宋六鷁退飛過宋異之大者也襄公不知恐懼修省且又輕舉妄動以遂私欲而禍不旋踵及身然則上天變異其可不畏耶胡氏曰宋襄公不扼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公羊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

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

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高郵孫氏曰孔子曰我戰則勝非謂能戰而勝也勝之道素修而無敵于天下也豈若宋襄之道不修而苟拘小信乎公羊殆未知文王之戰爾胡安定先生曰襄公無桓公之資欲紹桓公之烈以宗諸侯以致強楚故盂之會被執受伐今復與楚爭鄭衆敗身傷喪師泓水七月而死為中國羞惜哉蓋有善志無其才取辱強楚而羞及中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胡安定先生曰宋伐齊使殺無虧而立孝公今齊侯反伐之是宋自召其伐之之禍然齊伐人之國又圍其邑其惡甚矣故聖人備志之胡氏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書之意又乘其弱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

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
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家氏曰齊昭非宋襄之力
則齊之一亡公子耳宋襄不忘齊桓臨終之託為昭
盡力昭所以有國齓一戰之功也今乘其敗而伐之
蓋以是諂于夷楚求為自全之計以怨報德刑戮之
民或曰何以猶爵曰春秋有書爵以褒者有目其人
之身而書某公某侯以著其罪者若齊昭之書侯謂

其身受宋公之大德而忍于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傷于泓故也　謝氏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未有不終于敗者也襄公以庸暗之才貪遠大之業方其盟于鹿上志欲合諸侯朝齊楚豈知後之勢敗身亡為天下笑哉故君子動必度德進必量力　愚按宋襄公自齊桓之末年即有圖霸之心雖桓公君臣

亦望之以繼霸之事故屬之以其子卒之師敗身傷幾至亡國霸業無成抑鬱以死者由其徒慕仁義之名而不識仁義之實以至于是也夫齊桓公知仁義之為美假之而未能有者猶取仁義之功宋襄公聞仁義之為美慕之而不能識者反為仁義之賊于是冥行妄作以殘暴為義以姑息為仁非特不能至乎仁義而遂陷于不仁不義矣故其始也齊桓方卒而伐其喪滕人来會而執其君曹人不服而圍其國是

蓋以殘暴為義也其終也不以兵車雜乘車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則以姑息為仁矣所為顛倒繆亂若此得保首領以沒幸矣尚何望其能霸乎是以大學之道其始也必先之以格物致知則無宋襄之失其後也必本之以誠意正心則無齊桓之弊斯其所以為聖賢之學帝王之道也與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家氏曰陳穆公請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齊之會楚人亦得列于其間名為修齊桓舊好其實自結于强楚令楚人乃以其貳于宋而伐之何耶蓋楚人僭亂諸夏實恥從之而迫于凶威有不容自已者陳也介于二者之間猶欲自附于宋不忍遽從僭亂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鄭則甘于從楚而

不悔無復羞惡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春秋闕疑卷十六